

大學 中庸 論語

● 上海古籍出版社



論 中 大 學
語 廉 集 注
集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大學 中庸 論語
朱熹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路272號)
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文化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4 125
1987年3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7次印刷
印數 104 001—128 000

ISBN 7-5325-0638-x
B 53 定價 ~~7.00~~ 7.00 元

出版說明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通稱「四書五經」，是我國古代儒家的經典著作，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典籍，堪稱中國文化學術的寶藏。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據清代武英殿本，將「四書五經」合併影印出版，底本經過優選，版式清晰大方，且加斷句，頗受讀者歡迎。我社為適應學術界需要，即據世界書局本按原大影印，除將篇幅較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合刊外，其他六種皆分冊發行，以便讀者選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朱熹注

大學集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槩。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間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今讀如字

大書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富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不以爲息。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然之極也。言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未。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意既實則心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得。而正矣。脩身以下。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

至爲精密。孰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續非素是古是莫○大甲商書頤胃

康誥曰 克明德。克能也。書。大甲曰。傾謾天之明命。常目在之也。謾。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謂。皆言自明。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曰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鑑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而去垢故鑄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因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以謂之作。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止於至善也。自新新民皆欲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緝也。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詩。不瞻彼淇澳菉竹。蘋藪。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諶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聲。謙讀爲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則如惡臭。好善則如好色。言欲自脩者。知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好。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聞音閑。厭鄭氏讀爲蜃。○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之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中。而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益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所必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直。則不得其正。○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或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讀爲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舊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頑。謬音彥頑叶韻時若反。○謬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第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詳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機發音奮。○一人謂君也。於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也。此固之效。而民不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安猶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鳩鳩篇。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出。悖布內反。○悖，速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明不外本而內未之意。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如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用○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加切益。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胡入以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求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仁者亡身以殖貨。以上好仁，下則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蓄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曾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君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善之此句上爲下。疑有闇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熹注

中庸集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于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得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